



雍容天下

秋若耶

晋江文学城幽默宠文小天后秋若耶诚意之作
她当与谁共谱盛世繁华，相守于这雍容天下？

【俊美太傅】【妖孽皇叔】【心机太医】【尔雅状元】
流落民间三年的女帝重返朝堂，掀起帝都风云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雍容天下

秋若耶

她当和谁共谱盛世繁华
相守于这雍容天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雍容天下 / 秋若耶著.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7-5139-1346-1

I. ①雍… II. ①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73309号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6

雍容天下

YONGRONG TIANXIA

出版人	许久文
作者	秋若耶
出品	大周互娱
总 监 制	杨翔森
责任编辑	郭长岭 刘 芳
特约编辑	谢凌英
封面设计	小 乔
版式设计	李映龙
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	(010) 59417747 59419778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融科望京中心B座601室
邮 编	100102
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660mm×960mm 1/32
印 张	34.5
字 数	6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139-1346-1
定 价	56.80元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目录

CONTENTS

- 001 ——— 第一章
凤落平阳
- 015 ——— 第二章
水戏巡按
- 028 ——— 第三章
真假郡主
- 040 ——— 第四章
夜审山匪
- 053 ——— 第五章
回宫之旅
- 067 ——— 第六章
京都疑云
- 079 ——— 第七章
州府见闻
- 091 ——— 第八章
夜宴衔冤
- 102 ——— 第九章
帝京烟尘
- 113 ——— 第十章
真龙天女

目录

CONTENTS

- 127 ——— 第十一章
吾皇万岁
- 141 ——— 第十二章
骊宫九重
- 155 ——— 第十三章
锦衣夜行
- 169 ——— 第十四章
女帝还朝
- 182 ——— 第十五章
民间遗珠
- 196 ——— 第十六章
鸩酒斩情
- 209 ——— 第十七章
东宫纪事
- 223 ——— 第十八章
开国遗宝
- 237 ——— 第十九章
梨花巷陌
- 251 ——— 第二十章
螭簪绾发
- 264 ——— 第二十一章
昏君养成

穷得叮当响的平阳县连盗贼都不屑光顾，真正达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境界，上任三年的县令依旧捧着前任县令留下来的一只豁了口子的破饭碗吃了三年糟糠，吃得面如菜色。

我对他只能啧啧称叹，叹完后当然不忘吃掉碗里他匀给我的一颗发育不良的土豆。虽然平阳县穷，平阳县令更穷，但再穷不能穷容容，这是他的准则。

容容是我，穷县令是施承宣。

三年前他高中进士后不畏强权，以致得罪了当朝太师，被贬到了鸟不生蛋的平阳县做县令。他愤世嫉俗，欲效法先贤投湖明志，却在穷山恶水平阳县的一片湖中捞起了一只“女鬼”。

女鬼是我，容容是他给我取的名。

因我在湖底屏息太久，吐了几口水后竟活了过来，他觉匪夷所思，以为我是个女鬼，结果是个呆少女。他问我姓甚名谁，小小年纪为何投湖？我茫然摇头，一问三不知。

他沉吟后道：“不如就叫小呆？”

我继续呆滞、茫然、一派天真诚挚地望着他。他良心发现，不忍再调侃一个无家可归的失足少女，带着我一同回县衙，从此唤我容容。县衙一众衙役见我年纪，完全不知该称我小姐还是夫人。

施承宣也拿不定主意，决定顺其自然。顺其自然的结果就是我无名无分跟随了他三年。

他手把手教我缝衣，在我学得把手戳出一颗血珠后，他赶紧用嘴把我手指含住。我愣愣地看他，直看得他面红耳赤地扭开脸：“好了，别学了，衣服我来补。”

缝不好衣服，我总可以给他洗衣物。趁他开堂审案子去了，我琢磨给他个惊喜，端了衣盆、抱了棒槌就去湖边，挽了裤腿蹚到水里，还没开始摊开衣物，从堂上跑来的他就追来了。一身旧官袍的他得了衙役汇报，案子审一半，他就火烧屁股似的跑了。

他很忌惮湖水与容容这一致命组合。

我撇嘴指责他拿我当痴儿看，他难得认真地盯着我，说担心我自天上来，坠落凡尘时不小心脑袋着地，更不小心着陆点在湖里，命悬一线，怕难久留人间，他怕一个失神，我会从湖心消失掉，那他就白养我三年了。

我问：“怎么才是不白养？”

他含蓄道：“起码得是养一送一。”

要完流氓，他自己倒先脸红了。

因我无过往记忆，唯有与他在一起这三年的生活点滴，他相当于我的全部。他却对我说，我是老天在他人生最晦暗的时刻送他的最大安慰，他愿与我一起永世生活在这处穷乡僻壤，断断县里鸡毛蒜皮的案子，逛逛县里贫瘠的集市，花尽他所有积蓄送我一份礼物。

积攒三年，他用微薄的俸禄给我买了一支头钗，做工简朴，不算多精致，但我高兴得不得了，荆钗布衣头一回换了新容，我以为我们的关系就要进一步升华了。

直到我从衙役们那里听说，平阳县要有大人物到来。

平阳县最大的人物就是县令施承宣，我有记忆以来，他就是最厉害、最聪明也是最温柔的人，我无法想象更大的人物。何况，大人物为什么要来鸟不生蛋的平阳县？

整个县衙忙碌起来，身为县令的施承宣更是早出晚归，忙得焦头烂额，一切都为迎接传说中的大人物——

姜巡按。

据说这位巡按极其挑剔严苛，已巡查十来个府县，脾气非常糟糕，查办了上百名官员，惹得一路怨声载道、鸡飞狗跳，被刺杀都死不掉，极难对付。

听了这些传闻，我很恐慌，我怕施承宣这样的老实人应付不来那种狐假虎威、鱼肉乡里的昏官。在我数次劝说让他同我远走高飞，简称私奔，也好过被查办下狱的命运后，他扶着额头道：“你对我如此不信任？我不见得就会被巡按查办，贸然逃走不是畏罪潜逃？再说，我要让你过上好日子，我得抓紧这个机会，我要回京师，唯有在皇权中心才能施展我的抱负，你懂吗？”

我不懂。我只知他变卦了，先前他说愿同我永世生活在这处穷乡僻壤，原来是哄我的。

男人心，果然是海底针。

可在恐慌之下简直语无伦次：“承宣，你不要我了？”

“容容，我怎么会不要你？如果能抓住这次机会，我带你回京师，带你去看遍京师繁华，带你买真正的金钗玉镯……”他忙解释。

我将他的话打断：“我不要那些！我只要你跟我安安静静待在这里，我只有你，你也只有我。京师那么大，万一我走失了，再也见不到你了呢？”想到那可怕的后果，我简直要哭了。

他无法理解我的恐慌，因他不曾失忆过。他抱着我安抚许久，说也许巡按大人看他政绩不够不给他在圣上面前建言，他也就不用回京师了。这话他说得违心，我知道他不甘心。他要繁华前程，不要与我厮守乡野。感情与功名的天平，他有了自己的计较。

他更不懂的是，我畏惧帝都，说不出缘由地惧怕。人人向往的京师，在我的梦境里是处虎狼之穴。但我从来没有告诉他，因为他不可能懂。

在他得出我无理取闹的结论前，我自己先消停了，假装被他说服，好让他安心。

日子过得我如热锅上的蚂蚁，终于，巡按驾临。

全县肃静，整个世界都仿佛被消了音。

我躲在屋里收拾衣物，想着万一施承宣过不了巡按那一关，那我拼死也

要救下他，若要跑路，那么包裹必须先打点好。

这时，院子里来了不速之客。一位美艳高贵的女子寻访而来：“承宣就住这里？”看到我后，她随即惊愕，“你是谁？县令的丫鬟？”

她傲慢的神情让我不快：“承宣聘不起丫鬟，我是他的……夫人。”

“夫人”二字令她震惊，失语半晌，将我反复打量后，她冷笑道：“荒谬！一介村姑竟敢妄称夫人！”她不屑再看我，大概嫌我碍眼，正要走出院子，忽然脚步顿了顿，回身补充道，“不妨告诉你，承宣是当朝礼部尚书的得意门生，因几年前官场上得罪了太师，尚书为保他，将他调至平阳县，如今太师一族倒台，他就要被召回京师了。还有，承宣早年求学，已与尚书府结亲，只待他高中。说这些，你可能也听不懂，你只需记着一点就行，礼部尚书千金，是我。”

同施承宣生活三年，他从未跟我提过什么尚书千金，我不该听信外人之言对他产生隔阂，可我找到县令长随小石头时浑身都快没有力气，我的勇气在小石头不得已的叙述中一点点溃散。

施承宣有婚约，在礼部尚书府，郎才女貌，说的便是他与京都第一才女童幼蓝。尚书门生与尚书千金，本是金玉良缘，却因时局沉暗，太师作梗，京中兵变，他们不得不乱世分离。而如今新帝继位，神凤帝退位为太上皇，江山安定，奸佞已除，朝局步入正轨。而尚书千金童幼蓝仍待字闺中。

应付完巡按第一轮审查的施承宣回来时见我孤零零地坐在黑暗中，灯也未点，问我原因。我说：“你还记得尚书府里的童幼蓝吗？”陡然间，他被定在原地：“容容你是不是听了什么人嚼舌根？别人说的话，你不要听！只要相信我就好……”

我打断道：“哦，忘了说，童幼蓝来过，大概是想给你惊喜，可惜老天不让她如愿，她先见到了我，你要不要去跟她解释一下？”

大概是我语气太不贤惠，嗓音太过冰凉，他只在黑暗里站了会儿，没有进屋。

那是我有记忆以来的第一个不眠夜。我考虑了很多事情，比如，如何有尊严地离开他，如何在他们的婚宴上淡定地祝福……

可是我连唯一拥有的施承宣都要失去的话，我还要尊严和淡定做什么？按照一般村姑的逻辑，我应该撕破脸皮跟狐狸精抢汉子才对，可问题是，究竟

谁是狐狸精？他们有婚约，我什么约都没有。

我徘徊在湖边，泪流不止，想着不如从哪里来，就从哪里消失。

晨雾弥漫时，湖水没至膝盖，我却被一只有力的手扯了出去。生死之间，我大悲大喜，就知道他会舍不得我，回身将他抱住：“承宣，你不会不要我是不是？”

他任由我抱了一会儿，没反应。我觉得有些不对，腰身尺寸不对，衣料手感也不对，抬起头一看，不由惊住。

我将他一推，惊惶道：“你……你是谁？竟敢占县令夫人的便宜！”

这个男人衣饰华贵，浑身散发着高冷之气，眉眼俊美却很冷，绝对不是平阳县里能出产的美人。他若不是眉头紧锁，应会更美一分。他开口的嗓音极为低沉：“县令夫人？”尾音上扬，透着冷意。

这场完美的自尽就这样被破坏掉了。

我回去后，施承宣还没回来，直到第二天夜里，他才脚步沉重地进了家门，手扶着门框，绝望地看向我。我从没见他这样，一时吓坏了，都忘了自己曾自尽的事实，立即扶他进屋，端茶倒水。

他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最后闭上眼，轻声说：“容容，忘了我吧，对不起。”

我终究没有施承宣的前程重要。

他对我始乱终弃，不是因为尚书千金逼他与我分手，而是因为那个巡按大人。

他手发抖，说不出话来。小石头替他说了他的无奈和难处。

这位巡按大人昏聩好色，听闻施县令土屋藏娇，便想占为己有，责令施承宣将美人呈上，否则当即将他撤职，此生难再入官场。

施承宣难承伤痛，昏厥过去。

我早就没眼泪了。

替他盖好被子，我去厨房抽了把刀藏入袖中。谁不让我好过，我也不会让他好过，谁若将我逼上绝路，我必与他同归于尽。我的想法就是这样简单。

小石头带领我前去巡按大人的卧房。我壮了壮胆，告诉自己不要哆嗦，

这是为民除害。小石头抹泪离去，一路告诉我不要记恨县令，他爱我、宠我，已经尽了他最大的努力，简而言之就是他对我是真爱。

这样的真爱，我下辈子一定不要。

卧房门虚掩着，一推即开。我满腔怒火与爱恨交织，滑出袖子里的刀柄握到手中，朝着灯火下握卷看书的背影一步步靠近。我心跳如擂鼓，最后几步几乎是行动如风，瞬时闪到他身后，刀刃抵到了他脖颈，他被迫抬起头。

我在他身后，一只手压着他肩头，呼吸粗重。

“你来杀我？”简短的四字，自他喉中发出，毫未见惊慌。

这不对，昏官怎会有这副胆量？我的杀意顿时被逼进了一个小角落，我竟在气势上落败了！

便是我这么一犹豫，他拿书卷敲我手腕，夺下刀，扔了出去，然后反手将我手臂一拽。我扑到了桌上，可耻地败了！我好没用，连占据优势背后杀人都没能成功，我果然是个废物，难怪施承宣不要我。

发现他没有进一步将我制伏，或者行流氓非礼之举，我暂收刺杀失败的挫败感，趴在桌上诧异地侧头。

一看，我惊呆了：“是你？”

他悠然重新落座：“是我，如何？”

湖边阻止我自尽的那个高冷美人！

我悲愤交加：“你明知我是县令夫人，竟要横刀夺爱，拆散别人夫妻！”

他听得脸色又冷下来，反复在我身上看。我被看得爹毛，方意识到羊入虎口需步步提防，登时从桌上滚下，缩到了椅子上。

见我瑟瑟发抖，他忽然放软嗓音：“可以把领口解开点吗……”

浑蛋！果然是个老色鬼！

我气沉丹田，便要尖叫。他霍然起身，一把捂了我的嘴，忙道：“别喊！”他凑过来，温热气息扑在我脸上，我能清楚看见他额头的细汗、浓密的睫毛、细密的鬓角、墨黑的瞳仁、嫣红的嘴唇。

该死，我走神了，竟没能阻止他不规矩的手，他飞快几下解开我的衣扣，一扯，一片肌肤露在空气中，一片冰凉。我回神后，挥拳朝他脸上打去。他正俯身凝视我颈下，不防被我打个正着。

他退开几步，想必终于意识到我的不可小觑。

我在灯下凶狠地瞪他：“狗官！老色鬼！”

他摸了摸被我揍的脸颊，抿着嘴唇，脸色泛青，视线又投向我脖颈。我赶紧抬手捂住，虽然没什么好捂的，但事关节操，拼死我也要反抗。

认识到我绝非柔顺小白兔后，他不敢再用强，整了整衣衫，坐到桌边给自己斟了杯茶，喝完后冷静了片刻，问我：“你项下可曾戴过东西？”

我一愣，这是什么策略？

他从袖中掏出一张纸，按到桌上，给我看。纸上描着一只元宝项圈，工笔细腻，连细小花纹都纤毫毕现，细看去，却不是花纹，乃是祥云龙纹，一个可爱的项圈看上去竟龙气蒸腾。

我迷惑：“我要是有这种金贵东西，早就典当了换新衣裳，承宣也不用过这样的苦日子。不过，你一个钦差，要这个做什么？”忽然，我醒悟，“哦，你这是跟我勒索，让我行贿于你？呸！还行贿！你想得美！”

他默默收了图纸，抬头看我一眼：“整个平阳县卖了都不值这只项圈。”

我觉得他脑子有坑：“那你还来平阳县鱼肉乡里？”

他好似不想再与我辩驳，揉着眉头，一指床榻：“去睡！”

我虎躯一震。

虽然我有过与他同归于尽的想法，但这样一来，承宣怎么办？朝廷钦差死在平阳县，施承宣脱不了干系。刺杀失败后，我反倒冷静下来。扪心自问，施承宣收养我三年，也纵容了我三年，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我。既然他是我生命的全部，无论如何，我也要回报他一二。

这样一想，我彻底死了心：“那我可以提一个条件吗？”

“说。”

“你可以在圣上面前给承宣美言几句，调他去京师，助他与尚书千金完婚，实现他男儿的抱负吗？”

他失笑，表情晦涩：“当真是情深义重。施县令为政清明，调回京师并无不可，只是我是否替他美言，得看心情。”

意思再明白不过了，我吭哧吭哧地爬上床榻，内心酸楚地躺进了被子里，缩成一团。他捻暗了油灯，合上书卷，关好门窗，走到床边，俯身看得我压力很大。我正战战兢兢，忽见他掀起被子一角，把我拽了出去：“你们乡俗睡觉不脱衣裳？”

老娘就爱这样睡，你管得着吗？但我没敢说出来。

他竟动手三下五除二给我扒了一层，随后嫌弃地把我的衣裳扔在了地上：“灰不溜秋的粗布衣，穿着跟只土拨鼠似的。”

我心痛地望着他将我这身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衣裳弃如敝屣，气血上涌，回嘴道：“你品位高还要土拨鼠给你暖床？”

他唇边冷笑：“我乐意。”

我愤然甩开他的手，重新滚回被子里，裹了个严严实实。他竟欺身而上，将我抖了出来，扯去了一半的被子，接着便挨着我躺下，盖好自己那部分被子，顺带还硬生生抢去了枕头。整个过程行云流水，其无耻令我惊呆。

很快，他闭上眼，呼吸平缓。我抬起脑袋问：“你们京师民俗也是睡觉不脱衣裳？”

他翻身滚去外侧，带走大半被子，语声含混：“我乐意。”

一夜无话，相安无事，我睡得十分香甜，清早睁眼，不知身在何方。直到身边有动静，我偏过头去，一看，自床下爬起一个人来，尚裹着被子，脸色阴沉不知是起床气还是摔的。他一言不发，拿起枕头摆回床头，翻身床上，竟然继续睡了。

我迷瞪片刻，忽然记起，我是来暖床的，被这个老色鬼胁迫，不得不以色侍人！

我揉了揉鸡窝脑袋，果然我吃亏了呢。

我正思虑不定，外间传来轻微的敲门声：“巡按大人，该起了。”

卧房内，无人应声。我睁着眼平躺，旁边是赖床高卧的巡按。

半晌后，窗外有人嘀咕：“别吵了，看来巡按大人昨晚累着了。”

“看不出来施县令送来的姑娘侍寝还蛮拼的。”

中午时分，巡按大人终于起床。

担惊受怕了半宿，我的胃里早已空荡荡，不知道以色侍人这项艰巨任务是否完成，是否可以逃离虎狼之口。当我看清床下被扯烂的衣裙后，彻底怒了。

“老色鬼，你赔我衣裳！你赔你赔！”梁上灰尘簌簌落下。

他竟无视我，伸展四肢慢条斯理地穿自己的华贵缎衣，好似展示身材一般。我见他领口与袖口上各绣着一枝梨花，贴身裁剪的合身长衣不多一寸、不少一分，恰到好处地衬出修长身骨，再取腰带当中一束，劲拔腰身顿现。

我咽了咽口水，腹中更饿了。

收拾完自己后，他仿佛才意识到我的存在，挑剔的视线将我一扫，人便转去了角落里，打开木柜子，里面只搁着一只雕刻精致的木盒子，他取袖中钥匙打开盒子后，从中捧出一物。

他捧到我面前抖开后，我倒吸了口凉气，觉得这样的东西给我看了简直就是暴殄天物，更暴殄天物的是，他竟将这华美之物在我身上比画了一下，很认真地比对，好像在丈量尺寸。

“这是凤尾罗裙，穿上我看看。”他把衣服一抛，扔了过来。

像我这样的穷光蛋村姑，怎么可能见过这样的世面？当即我就紧抱着不放手了，对他大度道：“虽然你有这种变态的异装收藏癖，但我可以考虑姑且替你保密。”

一个大男人收藏着女人罗裙，还锁起来藏柜子里，轻易不示人，其变态癖好昭然若揭。我搂着罗裙，他站定了看着我，半晌没动静，我只好退一步，委婉地提示：“是这样的，年少貌美的女子换衣物时，有节操的男人都知道要回避。”

谁知在我的婉转言辞下，他高挑雅致的身材顿了顿，嘴角生出一个要笑不笑、极其诡异的表情，语意不明：“哦？”

不知道他“哦”的啥！

我忽然想起施承宣曾对我说，做人要谦虚。这时我方领悟了一二。

我只好改口：“好吧。陌生女子更衣，你总得回避一下吧？”

一瞬间，他眼里流露出一抹复杂不明的色彩。他慢悠悠转过身，开了房门走出去，我竟见鬼地觉得那背影透着疲惫。

当我换好凤尾罗裙，走出卧房，一面感叹这身衣裳竟然无比合身，一面琢磨能借穿几天。

“嘭”的一声，昏官老色鬼的茶杯从指间松落，碎在了脚边。

看来，巡按大人深深被我惊艳到了。

姜巡按从一旁伺候的衙役手里取了手巾擦手，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另让衙役伺候我洗脸。

衙役小甲是熟人，见我发髻垂散的女鬼模样便很心塞的样子，给我打了洗脸水，悄悄问我：“容容，你跟施县令还能重修旧好吗？我的意思是，如果县令不介意你跟巡按那什么……”

我低着头对着洗脸水扒拉头发，闻言便觉一阵伤感：“我太没用，帮不了承宣，只会拖累他。重修旧好应该是他同别人。不过话说回来，我跟巡按那什么是什么？”

“你们聊完了没？”坐着喝早茶的巡按拂袖起身，出门左拐，看样子是去县衙饭堂。

这尊神一走，几个躲在门后的相熟衙役典吏全拥了进来。

“容容，你真的侍寝了？”

“我以为以你的性子，一定会去厨房藏把刀把巡按解决了，昨晚我和小乙还赌钱来着。”

“是啊，我们一宿没敢睡，都想好出了命案后的说辞了，到时候朝廷再来巡按钦差查案，我们就推到邻县落凤山上的贼寇头上！”

我把头发梳理好，闷头洗了把脸，含糊地问：“承宣呢？”

几个衙役典吏顿时噤声。

我将毛巾摔进脸盆，寻思要不要叉腰做泼妇骂街，门口转进来李主簿，照常一张肃然脸。大家一见，迅速站的站，散的散。县令七品，主簿九品，如今汇聚一堂的全是不入流的衙役，自然不敢多耽搁。

我端了洗脸水也要跑，被李主簿叫住。

“容姑娘，姜巡按叫你一起用饭。”

我手一抖，脸盆险些落地。我本以为以色侍人任务完成，谁想除了陪睡还得陪吃。闹了一宿，我本就饿了，还要去昏官跟前待着，我哪里敢放开了吃？

我十分不情愿却也不能表现出来，谁让人家是三品巡按兼钦差！

但我有智谋，尽量拖延着、磨蹭着，一顿饭的工夫才磨蹭着去了县衙食堂。

平素闹哄哄的食堂今日陷入大堂审案般的肃静中，把吃饭闹得这么严肃，图个甚？

我心下发虚，心情紧张，扶着门跨过门槛，见堂内没几个人，都是作陪的，县丞、主簿、驿丞皆站着伺候，巡按坐了长桌主位。这位子一般空着，没

人愿坐那孤零零的地方，但想必为彰显巡按大人的身份，近日特意给他设了那个座席。

平日里大家都围着狼吞虎咽的长桌上今日伙食丰盛，馒头、花卷、包子、土豆、山药、莴笋、黄瓜、西红柿、胡萝卜，看得人直咽口水，这可是平阳县衙逢年过节才有的伙食！

穿得贵气逼人的巡按正在翻阅主簿送上的县衙卷宗，嗓音低沉地问：“三年前的都在这里？可有遗漏？”

主簿捧了一摞卷册，站着回话：“都在，自从施县令上任后，县里大小案子都记录在册，施县令会定时查阅，也会复核卷宗，以免误判冤狱。”

巡按大人显然兴趣点不在案子上，挥了挥手，合上卷宗：“除了大小案子，可有记载其他异事？譬如地动山裂，以及来路不明的人士？”

主簿不明所以，望了望身后县丞。县丞上前，回道：“大人，这几年并无此类异事发生，若有，也当记入方志。”

“那么，在施县令上任之前呢？”好似对奇事趣闻比较感兴趣的巡按大人问得众人一头雾水。

见没有得到期待中的答案，昏官这才抬头瞧我，然后一抬手，示意我坐过去。

我胆子小，哪里敢上前，又哪里敢拒绝，磨蹭良久，蹭到离他很远的地方坐下了。

巡按目测我与菜碗之间的距离：“你是来吃饭还是来啃桌子？”

我只好用行动证明我是被迫来吃饭的。

他身后几人在施承宣手底下做了几年官，对我自然也是客客气气的，如今见我人在屋檐下，都很是同情。县丞使眼色，眼睛瞪向一旁的座椅，如此反复多次，我终于明白过来，坐到巡按的旁边，切身体验到了如坐针毡的待遇。

巡按侧头对县衙几位下属和蔼地问道：“不如一起吃个便饭？”

诸人额头涌出冷汗，忙表示巡按的温馨关怀令人受宠若惊，实在不巧他们没这份福气，事先已用过早饭，且乡野之人粗鄙惯了，连午饭都给顺带解决了。他们各自找了些借口，纷纷告退，走前还对我进行视线安抚。

我坐不住了，嗖地弹起来，想要跟着大家一起撤走：“对了，我也不饿，我忽然想起来还有好些衣物没洗……”

“坐下。”轻描淡写一句。

“好的。”我应答迅速，乖巧地坐了回去。

只见他提了筷子，在诸菜碟上空晃了一圈，似乎无法落筷，不知是选择恐惧症还是怎么，最后随便降到最顺手的地方，夹了块凉拌黄瓜，而后又随便戳了几筷子其他菜，都是浅尝辄止。

见他没有管我，我便将爪子伸向中央一筐肉包子……

我一边伸手一边咽口水，肉包子啊，过年都未必吃得到的，鸟不生蛋的平阳县传说中的肉包子啊……

很顺利，迅速得手！心扑通直跳，我瞟了一眼旁边，昏官在慢条斯理地戳几片薄荷叶，我放心地将肉包子整个塞进了嘴里。

昏官夹了一片薄荷叶凑到唇边细品，低着眉若有所思：“你就不能有点吃相？”

我一惊，包在嘴里的肉包子险些喷出，但秉着不能浪费的人生准则，硬是生生含在了嘴里，塞得太满，完全无法嚼动。人生进退维谷之艰难，也莫过于此。

不能浪费，绝不能浪费！我咽！使劲咽！

喉咙哽住，心很塞，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昏官离席起身，拉开我的椅子，将我提到地上，按下腰，语声急切：“吐出来！快点！”

那怎么可以？！我坚决不！

他见我执意不吐，且十分坚持，只好奔去桌边倒了碗清水，然后端着碗便往我嘴里灌。我泪眼婆娑，仰着头见他额上竟出了一层细汗。

斗争许久，我终于咽下了整个肉包子，活了过来。

他将我塞回椅中，自己好似虚脱一般也坐了回去。

我顺了顺气，又探身摸向包子筐，可手还没摸着包子，就被一根筷子无情地敲了一下手背，疼得我嗷一下把手缩了回来。

委屈与愤慨激发了我心底的悲凉：“我都两年没吃到肉包子了！昏官你一来巡查，整个县给你搜罗了多少好东西，我们过节都吃不到！你饱餐一顿后，我们整个县就要勒紧裤腰带喝三年粥，你知不知道？！”语速加快，我越说越气，越气越说得快，“你都不知道肉包子多珍稀！我怎么可能吐出来？！”